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

且說那員外見面見了兩個公差。誰知他卻認得江樊，連忙吩咐家丁快快鬆了綁縛，請到裡面去坐。 你道這員外卻是等何樣人？他姓林單名一個春字，也是個不安本分的。當初同江樊他兩個人原是破落戶出身，只因林春發了一注外財，便與江樊分手。江樊卻又上了開封府當皂隸，暗暗的熬上了差役頭目。林春久已聽得江樊在開封府當差，就要仍然結識於他。誰知江樊見了相爺秉正除奸，又見展爺等英雄豪俠，心中羨慕，頗有向上之心。他竟改邪歸正。將夙日所為之事一想，全然不是在規矩之中，以後總要做好事當好人才是。不想今日被林春主管雷洪拿來，見了員外，卻是林春。

林春連稱「怨罪」，即刻將江樊黃茂讓至待客廳上。獻茶已畢，林春欠身道：「實實不知是二位上差，多有得罪。望乞看當初的分上，務求遮蓋一二。」江樊道：「你我原是同過患難的，這有甚麼要緊。但請放心。」說罷，執手。別過頭來，就要起身。這本是個脫身之計。不想林春更是奸滑油透的，忙攔道：「江賢弟，且不必忙。」便向小童一使眼色。小童連忙端出一個盤子，裡面放定四封銀子。林春笑道：「些須薄禮，望乞笑納。」江樊道：「林兄，你這就錯了。似這點事兒有甚要緊，難道用這銀子買囑小弟不成？斷難從命。」林春聽了，登時放下臉來，道：「江樊，你好不知時務。我好意念昔日之情，賞臉給你銀兩，你竟敢推托。想來你是仗著開封府藐視於我。好，好！」回頭叫聲：「雷洪，將他二人吊起來，給我著實拷打。立刻叫他寫下字樣，再回我知道。」

雷洪即刻吩咐莊丁捆了二人，帶至東院三間屋內。江樊黃茂也不言語，被莊丁推到東院，甚是寬闊。卻有三間屋子，是兩明一暗。正中柁上有兩個大環。環內有煉，煉上有鉤。從背縛之處伸下鉤來，鉤住腰間絲縲，往上一拉，弔的腳剛沾地，前後並無倚靠。雷洪叫莊丁搬個座位坐下。又吩咐莊丁用皮鞭先抽江樊。江樊到了此時，便把當初的潑皮施展出來，罵不絕口。莊丁連抽數下。江樊談笑自若，道：「鬆小子！你們當家的慣會打算盤，一點葷腥兒也不給你們吃，盡與你們豆腐。吃的你們一點囊勁兒也沒有。你這是打人呢，還是與我去癢癢呢？」雷洪聞聽，接過鞭子來，一連抽了幾下。江樊道：「還是大小子好。他到底兒給我抓抓癢癢，孝順孝順我呀。」雷洪也不理他，又抽了數下。又叫莊丁抽黃茂。黃茂也不言語，閉眼合睛，惟有咬牙忍疼而已。江樊見黃茂挨死打，惟恐他一哼出來，就不是勁兒了。他卻拿話往這邊領著，說：「你們不必抽他了。他的困大，抽著抽著，就睡著了。你們還是孝順我罷。」雷洪聽了，不覺怒氣填胸，向莊丁手內接過皮鞭子來，又打江樊。江樊卻是嘻皮笑臉，鬧得雷洪無法，只得歇息歇息。

此時日已銜山，將有掌燈時候，只聽小童說道：「雷大叔，員外叫你老吃飯呢。」雷洪叫莊丁等皆吃飯去。自己出來，將門帶上，扣了弔兒，同小童去了。這屋內江黃二人，聽了聽外面寂靜無聲，黃茂悄悄說道：「江大哥，方才要不是你拿話兒領過去，我有點頑不開了。」江樊道：「你等著罷。回頭他來了，這頓打那才駁駁的呢。」黃茂道：「這可怎麼好呢？」忽見從裡間屋內出來一人，江樊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小老兒姓豆。只因同小女上汴梁投親去，就在前面寶善莊打尖。不想這員外由莊上回來，看見小女就要搶掠。多虧了一位義士姓韓名彰，救了我女兒父女二人，又贈了五兩銀子。不料不識路徑，竟自走進莊內，卻就是員外這裡。因此被他仍然搶回，將我拘禁在此。尚不知我女兒性命如何？」說著，說著，就哭了。江黃二人聽了，說是韓彰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咱們倘能脫了此難，要是找到韓彰，這才是一件美差呢。」

正說至此，忽聽了弔兒一響，將門閃開一縫，卻進來一人。火扇一晃，江黃二人見他穿著夜行衣靠，一色是青。忽聽豆老兒說：「這原來是恩公到了。」江黃一聽此言，知是韓彰，忙道：「二員外爺，你老快救我們才好！」韓彰道：「不要忙。」從背後抽出刀來，將繩縛割斷，又把鐵鉤子摘下。江黃二人已覺痛快。又放了豆老兒。那豆老兒因捆他的工夫大了，又有了年紀，一時血脈不能周流。韓彰便將他等領出屋來，悄悄道：「你們在何處等等？我將林春拿住，交付你二人，好去請功。再找找豆老的女兒在何處。只是這院內並無藏身之所。你們在何處等呢？」忽見西牆下有個極大的馬槽，扣在那裡。韓彰道：「有了。你們就藏在馬槽之下。如何呢？」江樊道：「叫他二人藏在裡面罷。我是悶不慣的。我一人好找地方，另藏在別處罷。」說著，就將馬槽一頭掀起，黃茂與豆老兒跑進去，仍然扣好。

二義士卻從後面上房，見各屋內燈光明亮。他卻伏在簷前往下細聽。有一個婆子說道：「安人，你這一片好心，每日燒香念佛的，只保佑員外平安無事罷。」安人道：「但願如此。只是再也勸不過來的。今日又搶了一個女子來，還鎖在那邊屋子裡呢。不知又是甚麼主意？」婆子道：「今日不顧那女子了。」韓彰暗喜，幸而女子尚未失身。又聽婆子道：「還有一宗事最惡呢。原來咱們莊南有個錫匠叫甚麼季廣，他的女人倪氏合咱們員外不大清楚。只因錫匠病才好了。咱們員外就叫主管雷洪定下一計，叫倪氏告訴他男人，說他病時曾許下在寶珠寺燒香。這寺中有個後院，是一塊空地，並坵著一口棺材，牆卻倒塌不整。咱們雷洪就在那兒等他。……」安人問道：「等他作甚麼？」婆子道：「這就是他們定的計策。那倪氏燒完了香，就要上後院小解。解下裙子來，搭在坵子上。及至小解完了，就不見了。因此他就回了家了。到了半夜裡，有人敲門，嚷道：「送裙子來了！」倪氏叫他男人出去，就被人割了頭去了。這倪氏就告到祥符縣說，廟內昨日失去裙子，夜間主人就被殺了。縣官聽罷，就疑惑廟內和尚身上，即派人前去搜尋，卻於廟內後院坵子旁邊，見有浮土一堆。刨開看時，就是那條裙子，包著季廣的腦袋呢。差人就把本廟的和尚法聰捉去，用酷刑審問。他如何能招呢？誰知法聰有個師弟名叫法明，募化回來，聽見此事，他卻在開封府告了。咱們員外聽見此信，恐怕開封府問事利害，萬一露出馬腳來，不大穩便；因此又叫雷洪拿了青衣小帽，叫倪氏改妝藏在咱們家裡——就在東跨所，聽說今晚成親。你老人家想想，這是甚麼事？平白無故的生出這等毒計。」

韓彰聽畢，便繞到東跨所，輕輕落下，只聽屋內說道：「那開封府斷事如神。你若到了那裡，三言兩語包管露出馬腳來，那還了得！如今這個法子，誰想得到你在這裡呢？這才是萬年無憂呢。」婦人說道：「就只一宗，我今日來時遇見兩個公差，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，露出腳來，喜的好在拿住了。千萬別把他們放走了。」林春道：「我已告訴雷洪，三更時把他們結果了就完了。」婦人道：「若如此，事情才得乾淨呢。」韓二爺聽至此，不由氣往上撞，暗道：「好惡賊！」卻用手輕輕的掀起簾櫳，來到堂屋之內。見那邊放著軟簾，走至跟前。猛然將簾一掀，口中說道：「嚙，就是一刀。」卻把刀一晃，滿屋明亮。林春這一嚇不小，見來人身量高大，穿著一身青靠，手持明亮亮的刀，借燈光一照，更覺難看。便跪倒哀告道：「大王爺饒命！若用銀兩，我去取去。」韓彰道：「俺自會取，何用你去。且先把你捆了再說。」見他穿著短衣，一回頭看見絲縲放在那裡，就一伸手拿來，將刀咬在口中，用手將他捆了個結實，又見有一條絹子，叫林春張開口給他塞上。再看那婦人時，已經哆嗦在一堆，順手提將過來，卻把拴帳鉤的縲子割下來，將婦人捆了。又割下了一副飄帶，將婦人的口也塞上。

正要回身出來找江樊時，忽聽一聲嚷；卻是雷洪到東院持刀殺人去了，不見江黃豆老，連忙呼喚莊丁搜尋，卻在馬槽下搜出黃茂豆老，獨獨不見了江樊，只見來稟員外。韓彰早迎至院中，劈面就是一刀，雷洪眼快，用手中刀盡力一磕，幾乎把韓彰的刀磕飛。韓彰暗道：「好力量！」二人往來多時。韓彰技藝雖強，吃虧了力軟；雷洪的本領不濟，便宜力大，所謂「一力降十會」。韓彰看看不敵。猛見一塊石頭飛來，正打在雷洪的脖項之上，不由得往前一栽。韓彰手快，反背就是一刀背，打在脊梁骨上。這兩下才把小子鬧了個嘴吃屎。韓彰剛要上前，忽聽道：「二員外，不必動手。待我來。」卻是江樊，上前將雷洪綁了。

原來江樊見雷洪喚莊丁搜查，他卻隱在黑暗之處。後見拿了黃茂豆老，雷洪吩咐莊丁：「好生看守，待我回員外去。」雷洪前腳走，江樊卻後邊暗暗跟隨。因無兵刃，走著，就便揀了一塊石頭子兒在手內拿著。可巧遇韓彰同雷洪交手。他卻暗打一石，不想就在此石上成功。韓彰又搜出豆女，交付與林春之妻，吩咐候此案完結時，好叫豆老兒領去。復又放了黃茂豆老。江樊等又求韓彰

護送，韓爺便把竊聽設計謀害季廣，法聰含冤之事，一一敘說明白。江樊又說：「求二員外親至開封府去。」並言盧方等已然受職。韓爺聽了，卻不言語。轉眼之間，就不見了。

江黃二人卻無奈何，只得押解三人來到開封，把二義士解救以及拿獲林春倪氏雷洪，並韓彰說的謀害季廣，法聰冤枉之事俱各稟明瞭。包公先差人到祥符縣提法聰到案，然後立刻升堂，帶上林春倪氏雷洪等一干人犯，嚴加審訊。他三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，俱各一一招認。包公命他們俱畫招具結收禁，按例定罪。仍派江樊黃茂帶了豆老兒到寶善莊，將他女兒交代明白。

及至法聰提到，又把原告法明帶上堂來，問他等烏鴉之事，二人發怔。想了多時，方才想起。原來這兩個烏鴉是寶珠寺廟內槐樹上的，因被風雨吹落，兩個烏鴉將翎摔傷。多虧法聰好好裝在筐籠內將養，任其飛騰自去，不意竟有鳴冤之事。包公聽了點頭，將他二人釋放無事。

此案已結。包公來到書房，用畢晚飯。將有初鼓之際，江黃二人從寶善莊回來，將帶領豆老兒將他女兒交代明白的話，回了一遍。包公念他二人勤勞辛苦，每人賞銀二□兩。二人叩謝，一齊立起。正要轉身，又聽包公喚道：「轉來。」二人連忙止步，向上侍立。包公又細細詢問韓彰，二人從新細稟一番，方才出來。

包公細想：「韓彰不肯來，是何緣故？並且告訴他盧方等聖上並不加罪，已皆受職。他聽了此言應當有向上之心，為何又隱避而不來呢？」猛然省悟道：「哦！是了，是了。他因白玉堂未來，他是決不肯先來的。」正在思索之際，忽聽院內拍的一聲，不知是何物落下。包興連忙出去，卻拾進一個紙包兒來，上寫著「急速拆閱」四字。包公看了，以為必是匿名帖子，或是其中別有隱情。拆開看時，裡面包定一個石子，有個字柬兒，上寫著：「我今特來借三寶，暫且攜回陷空島。南俠若到盧家莊，管叫御貓跑不了。」包公看罷，便叫包興前去看視三寶，又令李才請展護衛來。

不多時，展爺來到書房，包公即將字柬與展爺看了。展爺忙問道：「相爺可曾差人看三寶去了沒有？」包公道：「已差包興看視去了。」展爺不勝驚駭，道：「相爺中了他「拍門投石問路」之計了。」包公問道：「何以謂之「投石問路」呢？」展爺道：「這來人本不知三寶在於何處，故寫此字令人設疑。若不使人看視，他卻無法可施；如今已差人看視，這是領了他去了。此三寶必失無疑了。」正說到此，忽聽那邊一片聲喧。展爺吃了一驚。

不知所囔為何，下回分解。